



平瀆始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平滇始末

予吏滇知逆賊吳三桂倡亂盪滅事頗詳然避伏深山時日
地名人名未確者不敢錄及東歸十餘年親友屢叩謂桂勢
若可成而終敗者曷故余曰方亂起余與同志劉文季林牧
士逆料必敗所以我三人始終潔身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平滇始末

康熙十年辛亥冬及壬子春粵藩尚可喜閩藩耿繼茂相繼請辭兵歸遼尚出本志而耿則窺伺也。朝廷兩允之時三桂子吳應熊尚帝主在京師希探上意馳書於桂令亦如尚耿之請從中畫謀彌縫可獨留上明斷不欲五大在邊亦允之三桂意阻上言旂下家口數萬人夫馬行李不貲故難其說以阻其行。上曲徇其意令有司如數撥給立報起程。日期三桂無以為辭異志遂堅其妻張氏以一子四孫俱為質京師。倘一動將無遺種不可桂姪吳應桂貴吳應奇期壻胡國柱夏國相郭壯圖衛樸以去滇則俱就閒無兵權圖必反。謂王威望兵勢甲海內戎衣一舉天下震動因索世子世孫於北畫地。

講和此漢高分羹之計也若就遷於遼他日吹毛索瘢祇就
僂耳豈若舉兵而父子俱全哉三桂惑之婚姪又曰王素重
方獻廷蓋謀之方獻廷者徽州人其父曾總督薊遼三桂隸
麾下以故舊干桂善奕能詩多游談自以為管葛比三桂信
之延為師訓其孫世蕃世蕃為應熊子生於燕京設謀隱匿
雇乳媪竊載至滇初不過為含飴弄孫計而殺身滅族屠僂
生靈百萬禍胎皆本於此矣蓋三桂因有孫嗣而反謀決也
方獻廷為蕃師三桂每就館課對校射評論世務至是就商
稍露其意吹日始言之又次日昧爽方未起桂至坐床沿商
之方窺三桂意決乃起為陳閩粵楚豫秦蜀傳諭可定狀餘
戰勝攻取如指之掌三桂躍然欲官之方辭曰吾白衣從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明日三桂欲拜為軍師方不可曰公婿夏國期姪吳應奇將
任重權此二人庸鄙貪縱必債事總兵馬寶呂布之流反覆
不常後必決裂歸罪於我勢難共事也三桂曰婿在我我
立誓不用惟馬寶老於流賊若兵出留於滇恐有不虞當另
處乃以方為學士中書給事專帷幄其婿胡國柱尤親信為
桂替身此謀彼斷此斷彼謀事非兩人不行也癸丑十一月
二十一日殺巡撫朱國柱其前巡撫李天浴潔清方嚴三桂
敬憚之往來敵體有司地方俱恃以安朱撫貪污不職向為
江蘇巡撫順治辛丑起大獄屠僂士紳後奉旨永不叙用者
茲更營謀起撫雲南初至偃僂屈體欽差院體掃地見者皆
唾朱意以此結歡將求重賄乃三桂薄之所求不應朱怒每

與貴督察事密疎於朝他日貴督以巡邊至雲三桂宴督及撫開言曰本藩兢兢株守不敢開罪於人乃大有人中傷騰訟於朝督撫咸曰誰敢此必無之事三桂曰公等不信乎取出其子從京師抄白兩人叅疏去姓名示之曰不信道因不歡而散督即日馳回貴嫌隙愈深矣當其時若貴督請滿兵三千駐劄貴州備非常三桂決不敢動乃僅以彼之一子四孫在京為贄心懷舐犢可無意全不限防竟殺巡撫而反勢不可遏矣時有勸三桂建故明旂號稱平西伯為順風之呼者胡國柱曰大湖南北每襲故明旂號迄無一成蓋曆數已絕故也於是偽建國號曰周以讖有周朝八百今重說也偽稱兵馬都元帥以讖有耳邊但聞十一白也或有勸桂出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蜀曰歲星在翼軫荆楚之地不利行師只宜遣一大將大眾由蜀出秦據關中以示天下形勢三桂曰天文渺茫地利難憑吾遣王屏藩取秦蜀猶吾自行矣由是命王屏藩入蜀馬寶請任取兩廣三桂曰一辨士口舌可下不煩兵已遣人矣十二月初一日由中路發三桂先遣吳應貴為先鋒從普安至貴州提督李本深降三桂親率胡國柱方獻廷馬寶夏國相吳應期等陸續發由平大黔威至貴州以平大總兵朱某不肯降故以重兵壓之朱遂降心未甘服後陰勒兵應廣西左右首發全家被害三桂兵壓貴州文武官皆降惟總督甘文焜走至鎮遠縊死吉祥寺中初廿間終身數於朱二眉眉判云一路吉祥迨奔鎮遠舉頭見寺額曰吉祥曰吾數難免

遂縊三桂乃長驅陷辰沅常德直走荆江五千里無隻騎攔截將至澧州雷電交作一聲霹靂火出焚三桂所乘輿夫衣帽鬚眉禁諱不言有董蝦相隨囑其妻弟張季鷹來問予休咎季鷹余之及門也予心知不祥佯應曰龍上天雷雨助之何疑焉然從是三桂畏天做且素悉滿州騎兵利害平陽不可敵因不敢渡江駐虎渡口斯時京兵未出諸道兵未集地方處處無備一時湖南北衡州永州長沙岳州袁州吉安諸府州縣官皆望風而遁諸城既陷賊勢大張且閩粵使回者雖皆未臣服然俱已起兵相應矣而王屏藩又報全蜀提督總兵降附已由保甯至漢中且陝西兵變劫平涼鞏昌提督王輔臣叛降西安震動三桂與胡國柱方獻廷皆侈然自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謀守岳州袁吉以圖進取焉三桂自叛逆以來擯夏國相吳應期不用兩人日結納左右共相延譽乃用夏國相同韓大任駐袁吉進窺南昌用吳應期帶王某等駐岳州進窺武昌且戒之曰方獻廷以爾輩必不可任今吾任爾務要洗心滌慮立功建業毋貽笑獻廷更以馬寶為援勦將軍往來救應三人比黨貝錦獻廷由是遂疎矣四川聘舊紳某至與三桂言不合遁去衡山又招隱者某至先見胡國柱語不合亦一夕遁去豪傑解體其三藩素等夷一旦欲角而臣之雖通問不絕各有離心使者之至廣東也說尚可喜同反不從築盡忠樓以表志然兵權俱屬長子俺筮公掌管說之許易公而王且令世守俺筮公淺鄙輕率遂納款全省歸逆總督金某

兵少不能抗違亦解兵閒居三桂乃設巡撫以馮某代設總督以董蝦代仍責尚助餉百萬尚輸三十萬謂未足且不加王號尚恚適董蝦欲奪尚鹽利其鹽向為老尚王得請於朝歲得百萬贍軍今董蝦欲奪之心不平圖反正值董蝦苛刻督標軍士軍心不服計殺董而仍奉金合謀於尚尚大喜圖反正一夕旌旂壁壘皆變惟通知馮撫合金兵謀董蝦奉降表於朝遂加兵將同金總督進取廣西廣西上三府向屬孔王女四貞之夫孫延齡下六府屬回子馬雄鎮守素不相和爭疆界每相攻殺三桂以四貞原係嫁伊次子迨次子夭認四貞為女嫁孫延齡以是瓜葛說而下之雄知孔女歸心三桂畏夾攻亦叛降三桂矣三桂喜得馬雄遂遣人設宴勸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座中殺孫延齡而安置四貞於雲南於是馬雄傾心事逆也繼金總督同賴將軍至廣西全省反正馬雄不知所終此皆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事至十八年冬金與賴兵由八艾間道直走雲南石門檻黃草鋪守兵以除夕度歲不設防正月初一大兵已至曲靖二月金賴首抵雲南功第一此兩廣起亂蕩平之始終也先是夏國相駐袁吉扎洋鄉與韓大任不合每計不從知必敗大任請分駐吉安聲勢赫然楚豫震動夏國相淫掠酗酒歌童舞女充牧營中簡親王對壘半年後伺夏隙縱兵突擊夏師皆覆晝夜奔還吾兵追至長沙三桂姑息不誅夏雖媿死然軍法不行無所忌憚矣簡親王移兵圍吉安大任孤旅無援糧絕血書請救數次三桂乃以王緒

為前軍陶某為中軍馬寶為後軍各兵三千救吉安緒以救兵如救焚拯溺疾走萍鄉不過百里兵到其圍可立解馬寶曰將軍年少故輕敵彼圍吉安萍鄉一帶必埋伏以遏援師吾入伏中覆沒無疑若由衡州度江達萊陽永甯行無人之地時日雖緩可以萬全緒勉從之半月始至吉安然尚隔江四十里銃鉞相聞欲渡無舟寶曰俟彼半渡而我擊之可萬全且可奪其舟迨兵渡寶不敢擊緒促之寶曰俟彼軍渡未安營將軍擊其前吾從後抄奪其舟以濟城中夾擊乃善吾兵畢渡緒直前搏戰寶兵不應緒憤極親至寶營促出戰不見寶因問軍士將軍何在曰匿地坎中緒親至地坎促起寶曰火炮利害姑暫匿坎中緒乃下坎扯抱以出及出坎天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暮各收營寶曰今夜兩營相逼恐不測不如乘月退五里之寨緒心知其怯孤軍不能留從之寶本後軍退則先驅先行至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止王緒呼札營寶曰尚未又退十里安營明日緒促進戰寶曰連日跋涉休息兩日可也間日緒又促進戰寶曰待彼兵來以逸待勞於是緒當大路立營陶屯左坡馬屯右坡以待旬日吾兵諜知三帥不齊心力遂率萬眾直搗王緒營左右坡另兵抵住緒接戰眾寡不敵殺傷幾半亟呼寶救不應至再至三寶有總兵鄧與白者攘臂曰王將軍危迫如此馬忍坐視請率所部救之吾兵望右坡旂動徐引退彼此各傷數人寶自以大捷露布以聞緒志救吉安以死傷不能軍計休養數日合兵再戰寶曰乘此一捷

班師可也吉安阻江豈能飛渡哉吾三人且回再整大軍來可也兵遂歸三桂犒三營各銀三千兩馬與陶營無死傷者各兵俱無言惟王緒營死傷將半衣衾棺殮醫藥十不及一闕然曰彼兩將軍護惜軍士一無死傷得賞吾軍各捨性命上前力戰傷不及醫死不及殮此死人耳隨之何為鼓噪而去從是更不救吉安而韓大任棄城遁竇之故也袁吉既復吾順城王兵抵長沙五里山下營三桂憤極親臨陣督戰兵潰欲退入城不能月城四向伏象六隻馳之出馬驚我兵引退兵得入城衛樸戰死他日吾兵更圍城扒城而上伊時方獻廷因讒不安於內出撫長沙有總兵王某拉馬寶竭力捍禦故得不破此十六年事也廣東奄筮公尚之信探知袁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長沙兵敗地促騰書於三桂反正歸朝三桂與胡國柱相對恚恨計率精銳同馬寶從瀧水取韶州出不意可復廣州擒奄筮公快其憤孰知瀧水江隘舟小祇受石米及兩人耳石笋嵯岬濼洄曲折一日不過行數里及至韶州守備已嚴亟攻之不料城為陰城城上皆瓦房聯布雲梯距躍不能超越而三面阻水隔水皆吾兵嚴守惟一路僅濶丈許達城旁國柱躁急心熱募驍勇為頭功扒城城上鎗刀銃石弩矢殺傷千人死尸山積獨馬寶坐視其下無所傷乃與國柱議糧援兩絕此地必不可留而瀧又必不可走惟有重賞苗人由苗人內地一程引一程至瀧口回師猶可圖生而一路精兵死亡殆盡即馬寶兵未曾經戰亦逃亡三之一兵回三桂為之

短氣計難雪恥乃於十七年三月稱帝偽年號昭武借此哄人以衡州為偽都遷居之封其姪吳應期為偽楚王諸從逆五等偽爵各有差封其孫吳世蕃為偽太孫進方獻廷為尚書回雲輔之實以譖行雖尊之乃疎之也三桂住衡州無多日而長沙順城王送土官陸道清至自道清回雲而三桂滅亡可計日而待矣先是將軍圖海受命為秦帥辭朝時言賊可滅狀但要殺降不惜餉不中制有請必行滅賊有期不然雖去無益上皆允之迨至秦困王輔臣於平涼遣官說輔臣曰將軍投逆原出叛兵所劫非由本心上所諒也若能翻然歸正不但身家可免原官嘉獎可以力保輔臣猶豫使往返數四輔臣曰吾罪重應誅但二子在京得免死足矣敢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官乎圖又遣原使報云公決意歸朝當力請於上送兩郎君至公軍中任從去就圖果疏請於朝發二子至圖遣使送歸輔臣輔臣感泣矢心無他遂造送平涼三府兵馬錢糧冊籍以降隻身歸朝輔臣在邊素有名秦中見其棄三桂而歸本朝人心俱改逆而從順矣此十三年事也圖乃得次第至秦州擒陸道清道清者姚州土官向所從王屏藩之將也并降其部下三千人圖召土軍畢集云汝輩各有父母妻子在家懸望要留者留要歸者歸從實說來眾軍悉言歸將被俘皆云願留其願歸者僅三百餘人圖乃各給盤費銀二兩護出境明日圖又集二千餘人如前問皆云願歸圖乃照前給賞護出境其願留者僅道清家丁一百人而已其二千人皆

感恩不但不殺且賞路費在雲中播言盛德如此若再要打
伏惟有反戈相向耳全滇人心無不搖動上官陸道清更加
優禮云吾請於朝放汝歸雲更加官招撫土司漢人務要赤
心報効不得有負聖恩陸叩頭謝允圖遂拜疏送陸至京上
如疏請賜袍帽金帛名馬鑄印勅封挂撫蠻將軍印親隨各
加厚賜驛送至長沙順城王處護歸雲三桂長沙守將一日
望我兵營中徧設帳幄大吹大擂張戲設宴心疑之俄而有
騎下山蜂擁而至守將欲放鎗禦之百人皆棄兵下馬高聲
稱自家人城中軍士聚認是土官陸道清之兵留入城道清
出陳印救曰畏死不得已受圖歸計耳次日長沙送道清至
三桂處陳其本末三桂不敢殺默然隱其事而遠近相聞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卒有向順之志將帥無固守之心皆欲解甲投戈矣三桂見
兵勢日促人心漸變力實難支每自嘆曰何苦何苦日夜憂
惶遂於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死於衡州胡國柱猶欲假
三桂孫收係其亮飛書雲南與郭壯圖令護偽太孫至衡州
襲偽位壯圖有女方與衛樸女爭立偽后堅不出即於雲南
僭位改元弘化騰偽詔於各處日製皇后儀仗龍鳳日月襖
山河地理裙之類任國柱呼不應乃推吳應桂守衡州躬至
雲請與郭議不合郭以棄河南守險隘猶可以作夜郎王國
柱無可如何乃仍奔衡州合應貴據守湖南及至沅州長沙
衡州永州常德辰州寶慶一帶州縣由岳州一皆瓦解反
正矣岳州自吳應期出守方獻廷為積三年糧防不虞平時

不許妄動後荆岳彼此不相攻戰商賈頗相往來甚至各設
關抽稅以佐軍需伊時荊州米一兩一石湖南止三錢荊州
鹽一錢一包湖南至三錢兩邊議定鹽五包易米一石應期
喜以為三錢之米易一兩五錢之鹽以為奇利傾倉倒換有
總兵王某諫阻甚切應期思欲殺之王某率三百人來歸而
同時更有歸本朝之林興珠為岳州洞庭湖水師林興珠與
杜某俱由海上投誠鎮辰沅降三桂桂以兩人為帥守洞庭
湖因為造海上烏船出入洪波大浪如平地大小銃鉞布列
左右首尾植當糜爛扼守布袋口吾兵寸板不得入自應期
封王為總統將軍總統者統屬諸將也林興珠等入賀責行
屬禮走脚門林不肯以是牴牾遂譖林於三桂謂林欲反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令杜某守布袋口調林守湘江札湘陰縣知縣某原滿州人
降三桂仍原任當馬寶永甯敗還所過淫掠湘民驚遁知縣
出示安民謂馬將軍御軍素有紀律雖小不利敗歸所過秋
毫無犯爾民不必驚避馬見敗歸二字恥之欲殺知縣行讒
已久知縣懼甚思歸本朝適林興珠至湘江兩意相合因家
口未齊遲其事而機已露兩人恐再遲賈禍倉卒渡江投誠
吾兵以子身無家口疑之既亡謀知林興珠二子俱受僂妻
子發雲南入旂乃大加信任林憤欲報怨奮合舟師入布袋
口水陸圍攻岳州岳州無糧不能守矣應期逃奔長沙長沙
守將某及衡州守將吳應貴一時俱奔應貴奔至武岡州為
冷砲傷死應期自常德辰州一路地方百姓俱趕逐至沅州

稍得息乃集軍士營造楚王殿軍士曰及已在頸何殿為一
開而散應期倉皇奔鎮遠至貴州又招得一路逃軍一二千
人至交水札住意欲篡殺偽主入雲南而代之郭壯圖知其
意與線織謀就其軍託他事頒詔斬之此吳應期之終也而
大兵之追吳應期者貝子王蔡總督域熊鎮將軍桑提督等
皆由鎮遠過貴州渡盤江探知賴將軍已至雲南晝夜趨赴
於十九年三月廿三日合兵圍城城中初無戰守志自方獻
廷由宜良入城議守議戰是日城中出兵近萬人賴將軍兵
獨出山前戰山後分左右腋以待余從壁上觀我兵稍却余
心甚張皇孰知引賊過溝兩腋萬馬俱下賊兵爭退俱填溝
中無一還者於是閉城不出圍至九月十月城中食盡米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兩一酒盃人盡饑死爭開門降吳世璠自刎死郭壯圖自
焚死偽太后阻三桂反之張氏先死陳娘娘印太太及偽皇
后郭氏俱自縊方獻廷被擒凌遲死胡國柱從四川欲合王
屏藩救雲南屏藩已縊於保甯國柱獨至雲南之金沙口
聞城破投水死軍士獻其首馬寶從四川至尋甸家口所住
也軍士圍而擒之解京誅死搜查三桂棺柩僂尸示衆無可
踪跡其姪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園石橋水底岸
水掘骨并世璠首尸解京親詣祭告諸陵剖其尸骨傳示各
省懸之通衢示衆此逆賊吳三桂不忠不孝之終事也

平泉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平吳錄序

三桂為明季之罪人又為本朝之反賊其生平亦何足道但道路之口傳聞之筆事多淆訛難以傳信故略述其槩惟桂本貫遼東藩封雲南余生長浙東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緣余甲寅乙卯間遭大難丙辰用奇計遁跡江西至吉安招撫韓大任任自幼隨桂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及大任戊午歸正之後余又奉差往漢中被羈貴州時桂孫世璠嗣據偽位以貴陽為行在其偽尚書郭昌來度與余交最契每詳言桂之末路今雖不及具載而源尾亦略可見云侶雲道人轉菴孫旭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平吳錄

孫旭轉菴著

吳三桂字碩甫一字雄爽遼東鐵嶺人先世以軍功封世襲平西伯家于京師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狀貌奇偉膂力過人嫻騎射好田獵為舅祖大壽所器大壽鎮甯遠衛用桂為中軍不期年間兵強馬壯每戰必捷關外頗聞桂名桂父驥為參將嘗率五百騎出哨探與本朝大兵相值被圍桂望見號哭大壽前乞發援兵大壽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歸桂知不可強乃自率家丁二十騎突入重圍射中紅旂王子墜地將割取首級為王子仰斫鼻梁流血不止桂即裂紅旂自裹其面尋見驥大呼曰隨我來五百騎

遂併命殺出回甯遠驤謂大壽曰非吾子幾不復相見矣大壽曰壯哉甥也以美姬陳沅賜之云陳沅為周皇親未幾陳沅隨驤歸京師而桂以大壽薦鎮甯遠方是時新安方一藻經畧遼東桂拜其門下一藻子獻廷與桂締盟為忘形交及一藻卒獻廷遂入桂幕府每事咨決焉陝西兵備道洪承疇善用兵懷宗命以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經畧遼東桂又拜其門下新安謝四新博學在承疇幕中桂納交最厚承疇所統諸鎮惟桂為強桂兵二萬遴精銳一千以五十騎為一隊每隊設一領騎千兵共領騎二十人置簽二十枝書領騎姓名插靴筒中遇急信手掣簽呼某某即統本騎隨之衝突往無不利承疇語桂曰吾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於是欲屯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為久駐計而科道官文章責承疇師老餉匱觀望不前承疇懼空壁出戰我大兵佯敗承疇追至杏山大兵圍之經月糧援俱絕桂曰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桂願奮勇當前經畧可率眾隨後何為坐以待斃乎承疇避其言桂故向重兵處突圍而走承疇與各軍左衝右突不能出遂降而遼東尋失太宗時為四王子謂將士曰小吳搃兵真好漢子也桂退守山海關約兵十萬以遊擊胡太乙為左營夏龍山為右營二營皆少年梟勇膽力過人桂結為心腹太乙子國柱字擊龍山子國相草歲皆姿貌豐腴桂各許以女甲申三月李自成破京師懷宗以身殉自成遂僭位稱永昌二年勒百官助餉抄吳驤家得陳沅悅之欲立為妃云為權將軍所將軍者李過也

得權其美而時牛金星宋獻策勸自成行仁義為久遠治安
成開奪之圖無殺僂太甚自成曰山陝河南荆襄已在掌中大江以
南傳檄可定惟山海關吳三桂是一驍將當招致麾下而遼
東勁敵又使我衽席不安乃使偽巡撫李甲偽兵備道陳乙
持檄招桂曰爾來不失封侯之位桂領之率衆十餘萬由永
平取路到京名為勤王實欲歸李途遇家人持驤手書有丞
來救父等語及問家人知陳沅已入賊手乃大怒復驤書曰
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仍擁衆歸山海關乃陳
兵演武場請紳衿父老餉以牛酒問曰我兵何如衆皆曰真
天兵也問可殺李賊否衆見偽官李陳在座不敢對桂立命
斬李甲首祭旂割陳乙兩耳縱之傳語曰令李賊自送頭來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自成怒殺驤家口三十餘人罄國出兵號稱三十萬將至永
平桂與方獻廷等謀曰敵衆我寡計將安出獻廷曰莫若請
北兵進關共殲李賊事成則重酬之乃命涿州指揮楊坤走
我朝乞師自率精銳千騎出關過快活嶺投至我軍時
太宗已崩九王子摠軍務駐懊惱嶺下即與承疇共傳見桂
問此來何意桂曰請大兵共誅李賊耳又問此意真耶贗
耶承疇代答曰吳三桂報君父之仇豈得不真九王子曰吳
摠兵有子否答曰有一子應熊九王子曰吾四汗謂太宗有格
格本朝稱公當折箭誓為婚姻乃共割衣襟白太后
太后曰可遂插血歡飲立即發兵以承疇為前驅承疇入關
傳諭軍民曰大兵來報崇禎皇帝之仇若等勿疑百姓皆

香案迎接將至永平賊將田見秀劉宗敏率兵二萬來禦桂
掣簽呼領騎盡率精銳千騎直衝賊營以一當百九王子揮
滿兵前進賊衆故遼陽敗兵一見 本朝旂號喪膽星散自
成奔還京師明季正陽海岱順城三門俱埋大炮能震四十
里兼有火藥數十筒以香火炷要處約數時香盡火然則炮
响城崩于是自成安置炮藥席捲輜重車載陳沅出得勝門
走陝西四顧將士僅存十萬九王子與桂追至通州傳令暫
歇少刻大炮齊發响震百里通州在京東而炮子向南故不
相及 大兵入永定門桂索大內無一人知自成已挈陳沅
去遂統己兵兼程追至陝西自成棄陳沅而走止餘百騎後
過湖廣九宮山死于農夫之擊桂在陝西尋獲陳沅收降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將馬寶王輔臣張勇馬寧趙良棟等十餘人兵十餘萬擁衆
駐劄陝西不惜子女玉帛與將士全勞苦五月九王子輔
世祖登極為攝政王以崇禎十七年為順治元年承疇為首
相錄用前明文武官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懷順王
耿仲明三藩俱隨入關以次分下兩廣福建等處而桂以入
關功封平西王子應熊召為額駙桂語胡太乙曰吾子少不
更事煩汝代庖遂全入京 陛見 賜額駙府于海岱門內
太乙管綜庶務揮金如土上下左右無不相得己丑改封孔
有德定南王尚可喜平南王耿仲明靖南王先是寧南侯左
良玉兵下南京自死中軍閻紫金僧裝不知所之子鎮歸
本朝官大理寺卿癸巳 世祖以雲貴四川未入版圖命承

疇為經略提調七省兵馬錢糧承疇請鎮與俱甲午承疇出兵由真定保定彰德過河下荆襄檄桂率本部兵由漢中進四川會師于貴陽而自渡洞庭屯常德遣鎮先取寶慶得之即題鎮為寶慶提兵趙肅文為寶慶知府戊戌定貴州己亥入雲南永麻走緬甸庚子上初即位加封三桂平西親王是冬桂索永麻于緬甸縊殺之承疇復命奏曰雲南苗蠻雜處反覆難制必得重兵彈壓遂以桂永鎮其地題放文武官員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本地錢糧不足俸餉撥江廣每年協濟銀百萬兩桂題授趙廷臣為雲南巡撫又以馬寶李本深張勇王輔臣馬甯嚴自明劉蓋忠吳得功王進功等為援勦提兵各統萬人并召關外姻黨歸雲南藩下胡桂國桂已中北榜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午舉人與夏國相郭壯圖衛樸為四額駙又侄婿王長安亦稱額駙一云長安先聘三桂女未婚設左右梅勒章京固山大牛录隊子左右披甲各二萬人名曰拜呀喇以方獻廷參贊機務國桂為大纛章京其餘子姪親故俱帶孔雀翎子未幾朝廷擢趙廷臣浙江提督張勇甯夏提督王輔臣固原提督馬甯山東提督李本深貴州提督吳得功湖廣提督嚴自明廣東提督劉蓋忠潮州提兵王進功福建提督蓋大臣鼈拜所奏欲調散桂黨故也桂遣王長安行藍蘇州適明珠奉差往海招撫長安留飲其部下尚朝柱見明珠家人安三用事私與之飲且厚贐後朝柱從韓大任歸降明珠收為其家主客所得不貲蓋由安三以此報其知遇也鳳翔府知府傅宏烈參

桂必有異志宜預為防備部議宏烈越職言事劾奏親王革職充廣西軍中城御史李崇亦以參桂革職浙人呂泰子言于桂曰王權尊勢重致使傅李參劾盍營園亭多買歌童舞女日夜歡娛使朝廷勿疑桂以為然即命泰子督造安福園于王府之左松柏高三丈許者移種皆活歷三年園成與吳復菴等彈琴賦詩徜徉其間又使趙蝦採買吳伶之率十五六者共四十人為一隊申衙故有戲具備四時服蟒蝦以為未全另造各色哆囉及金甲嵌胡珠銀甲嵌珊瑚又玉帶金帶銀帶加楠帶犀角帶沈香帶俱嵌珠寶凡為箱三十約費數萬金進安福園供奉又以象牙抽絲為涼笠孔雀毛為繖蓋其窮奢極欲皆類此每歲年節及桂生辰胡太乙為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熊辦人參貂皮潞綢京絹緞綢松仁榛肉瓜仁蘋果銀桃蒲桃秋白高麗烟布等物來獻計五百馱每次費銀數萬桂亦每年兩次進奉 太后及格格普茶雞樅茯苓風蘭金壺金碗水西皮碗象牙器皿之類每次亦費銀數萬一日解役投宿店遇費 詔官先在揮鞭逐之曰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者哉其勢橫如此丁未戊申間胡太乙死內外不相怡應凡桂題補各官多不如請方獻廷胡國柱曰 朝廷疑王矣王當為自全之計桂曰姑探之乃上疏言今天下大定文官仍聽吏部銓選臣不敢題請奉 旨依議又疏言今天下寧謐武官應聽兵部考選臣不敢題請亦奉 旨依議獻廷等曰王猶不悟 朝廷意耶桂不語每與壻姪在箭道校射懸

錢甲為的箭中甲穿罪函人鏃曲甲不穿罪矢人自後箭中鏃套甲內鏃不曲甲不穿函矢人均賞事聞 上遣內大臣吳丹賜藩下將士弓箭數千副桂陳兵教塲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謝 恩畢與吳丹閱射胡國柱故匿精壯以老羸比試由是 朝廷之疑稍釋武榜眼李開先選雲貴督標左營游擊來謁桂一見悅之令拜門生賜盃甲弓矢鞍馬及還命國柱祖帳三十里外贈路費五百金辛亥桂年六十格格啟 太后同應熊挈子世璠來雲南祝壽桂語獻廷等曰可見 朝廷不疑我汝輩其慎之問格格須何物曰無所須也桂乃遺川馬二百匹送之歸而留世璠雲南時年六歲命獻廷姪英授以句讀廣東平南王尚可喜子俺達公之信不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癸丑可喜與福建靖南嗣王耿精忠先後疏請搬家歸遼東上差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府尹陳一炳往福建查算家口數目以便沿途給與夫馬口糧方獻廷等告桂曰兩藩移家即將來搬雲南之漸也盍疏探 上意桂遂上疏如尚耿之請 上亦允之差戶部侍郎傅達禮掌院學士哲爾肯兵部車駕司郎中王新命往雲南查算家口獻廷等曰家口七八十萬安土重遷奈何桂反意遂決向胡國柱泣曰恨應熊在京耳國柱曰已遣魯蝦往京接取世子矣桂曰俟魯蝦回再議魯蝦至京密請應熊回雲南應熊曰當與格格商之入久不出魯蝦恐事洩走回復國柱國柱囑魯蝦曰爾見王當言世子已被害河南湖廣沿路置刀斧手埋伏地雷專伺

王過罄殺無遺魯蝦如其言啟桂桂搥胸大慟國柱與魯蝦
潛布流言藩下數十萬家無不愁哭國柱潛令各家織網巾
獻廷與黍子潛鑄偽印百顆十月 欽差傅達禮等三人抵
雲南同巡撫朱國治見桂查家口數目報八十餘萬達禮等
議沿途夫馬有數今家口繁夥宜陸續起行先是壬子雲貴
總督甘文焜之任謁桂投眷弟刺不屑走旁門桂辭不與見
及桂出看院文焜故延見桂愈不悅見羽衛中有豹尾鎗八
桿故取視稱好借去二桿及文焜來索桂曰豹尾鎗非親王
不得用何索為文焜遂大恨因藩下向有行坐二糧乃上疏
言今非出兵之日不合有行糧桂偵知即先上疏除去行糧
及文焜疏至反為贊辭矣又桂內弟張季鷹為靖南王蝦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亥來賀桂壽挈幼伶過貴州值文焜奶公手持大蒜幼伶戲
奪之奶公怒捶幼伶季鷹見之予奶公杖文焜令布按擒張
布按陰縱之走而以遠去報文焜又示諭所轄藩下債負不
必償以此嫌隙日深及奉搬家之 旨文焜雙羽公文言寒
冬恐有雨雪宜速為計國治又問以何日起駕用某官作頭
站桂答曰緩商達禮等催國治三日一問俱答緩商至十一
月十五日達禮等同國治見桂桂留飯國治曰三大人候久
王若無意三大人自去回 旨桂頰頰大詈曰咄咄朱國治
吾挈天下以與人只此雲南是吾自己血掙今汝貪污小奴
不容我住耶國治曰巡撫貪在何處桂曰汝還強口汝前索
大理知府馮甦銀三千兩是問我所借至屢年賊穢狼籍多

其餘援勦提兵俱令桂將軍印隨征又以方獻廷為吏曹來度為戶曹錢點為禮曹韓大任為兵曹馮甦為刑曹呂泰子為工曹郭昌為雲南巡撫十二月初一日桂自雲南起兵先發羽檄令李開先縛提督甘文焜迎至軍前乃自率兵二十萬不宿民房不入城郭軍行五十里依山傍水下營每日前軍起營則中軍起次左次右次後黎明即行日中即止行二十日至貴州知文焜已先奔鎮遠自縊巡撫曹申吉等出郭迎桂怒李開先縱文焜出走欲殺之象乞哀乃杖八十抄其家吳國貴與胡國柱忤次早前營不起桂心甚疑天明國貴來告曰吾不去矣桂與貴一坐一跪各無語久之桂抱國貴大慟曰兒在雲南即當云不去遂入帳房高卧國貴亦自回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營識者以為不祥次日仍起行至鎮遠所過州縣俱令剪辮方獻廷密告桂曰吳國貴雖倔强然勇畧過人至死不變惟吳應麒妄自尊大夏國相輕浮淺露此二人必不可重用桂點首甲寅兵至湖廣陷辰州湖南巡撫盧振在長沙棄城而走所屬州縣官望風奔潰于是沅州常德寶慶長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屬桂桂命吳應麒挂討朔將軍印守岳州吳國貴挂靖朔將軍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將軍印攻四川方獻廷巡撫湖南吳世琮挂大將軍印攻廣西全省俱陷擒李崇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為監軍道崇及方孝標為承旨學士遣使潛至徽州聘謝四新四新辭不赴荅一詩曰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

何必又亡秦丹心早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
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使回桂怒罵曰薄福小人王屏藩
報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為四川提督將軍守保甯而以來
度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長祥延以賓禮問方畧
長祥曰亟改大明名號以收拾人心立懷宗後裔以鼓舞忠
義桂以其言問方獻廷胡國柱二人曰昔項羽立義帝後裔
弑之反動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懷宗後裔
于何地長祥知桂意遂謝去桂以夏國相挂殄朔將軍印由
衡州出萍鄉 上差和碩安親王為征南大將軍由江西至
袁州攻萍鄉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應桂稱
甲寅年 上命和碩康親王為奉命大將軍與將軍賴塔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滿兵二十萬攻福建又差順承郡王為大將軍領滿兵十萬
由武昌攻岳州川湖總督蔡毓榮領漢兵十萬由荆襄攻松
茲刑部尚書莫洛為大將軍與固原提督王輔臣領滿漢兵
十二萬由甯羗州攻四川先是桂遺輔臣劄二道一與輔臣
一轉與甯夏提督張勇輔臣令義子王吉貞自首于 朝勇
奏輔臣不行關會而輒自陳首是逼臣反也輔臣亦奏不汚
偽命自合舉首而勇妄行訐奏是逼臣反也以此兩人相持
不敢動及莫洛至甯羗所統滿兵與輔臣部兵不協往往忿
爭詘辱不堪鼓譟而起副將邵荅芝射洛中喉死輔臣不得
已奔回平涼以叛王屏藩乘輔臣之變出據漢中守鳳縣棧
道桂封屏藩為東甯侯屏藩獲參領閻彩臣以獻彩臣者故

閩鎮之姪而馬寶之義子也被獲時大罵請死屏藩曰我豈不能殺汝以汝義父馬將軍有舊故賞汝耳初桂移鎮雲南總兵及反命之從已鎮辭曰非敢抗命但年邁七十何能為惟王諒之桂遂不之強尋命住常德至是命彩臣依鎮家以居後桂至常德從官多佔民居夏國相以羽箭插彩臣家彩臣怒折箭國相哭訴桂桂呼馬寶問故寶言鎮家係王命住非國相所當佔桂怒罵國相國相銜彩臣迨事敗將降之前一日遂凌遲彩臣滅其族是年桂請傳達禮至湖南厚禮附疏遣歸上以疏語不恭命發桂祖父墓應熊亦伏誅乙卯安親王在素州大破夏國相兵直追至長沙賴馬寶抵住韓大任勸桂殺國相桂僅削其秩丙辰桂憂安親王在長沙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任為左翼將軍出萍鄉據吉安府斷袁州餉道安親王因棄長沙仍歸素州初廣東潮州提兵劉薰忠通款鄭錦錦封為平南將軍尚之信伐之屢為所敗二月桂差七將軍由湖南出廣東陷韶州之信遂降桂偽授暫管輔德將軍以董蝦為提督馮甦為巡撫與七將軍全守廣東鄭錦兵攻漳泉時福建可由廣東徑達湖南耿精忠畏錦兵謀之于桂桂遣禮曹錢點至福建為鄭耿解和錦將劉國軒曰吾家在海外數十年稱奉明號今吳號周耿稱甲寅是以來攻爾兩家若歸正朔吾不難進鎮江上南京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點不能和而歸精忠慮不支遂詣簡親王納款是年春上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經畧陝西過四川奪提督哈占馬匹標兵

大噪欲奉中軍馮某作亂以應王輔臣馮跪稱汝等欲反則先殺我衆以馮平日撫士有恩不忍殺事乃已圖海圍平涼久之輔臣不能支求援于屏藩屏藩忌其軋已不應輔臣困守半年糧絕殺馬為食海遣周昌入城招諭即獻城歸順先是圖海出京至長生店昌跪道左言公此行欲招安王輔臣當與昌俱海許諾及是昌通輔臣標下守備黃九疇為內應九疇乘機謂輔臣曰何不貸糧于敵輔臣曰彼與我為對馬肯貸我九疇曰不然公昔 陛見時與圖相識但得與之一見則事濟矣輔臣曰得彼來見乃可海聞之欲行督撫皆力阻海曰脫不測亦死于王事耳遂單騎至城下輔臣屏左右相見海見輔臣顏瘦削抱持大慟曰誠不意君枯瘠至此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亦泣下海命給糧數萬斛合城歡忻慶更生九疇遂播言圖王二人在城上相抱慟哭已說明將薙髮矣于是衆心搖動次日又餽餉數萬兩我兵闌入城內不能止衆遂撤去網巾輔臣知為所賣上閣自縊海索得之亟斷索抹甦輔臣曰我負國至此 朝廷決不相恕海跪誓願以百口保君不死後海見 上力明輔臣之冤觸 上怒遂自盡亦可謂不食其言矣事聞部議圖海封二等侯有 旨封二等公仍經畧陝西將軍張勇進爵靖逆侯王進寶進奮威將軍孫思克進涼州都督周昌授登萊道八月 上差簡親王為揚威大將軍統滿漢兵二十萬攻吉安丁巳桂與安親王戰于官山殺傷相當桂兵素所恃者雲南戰象四十五頭逢戰排為前隊

我軍戰馬見輒戰慄至是象遇我兵輒退走回陣桂心甚憂時吉安被圍已二百餘日桂不能救識者已知天意矣浙人孫旭易名王懷明避難入吉安與韓大任交厚三月二十三日大任用懷明計渡白鷺洲潰圍走甯都江西遂平前大兵欲征廣東以吉安中阻不得進至是乃踰大庾嶺直逼廣東桂又勒尚之信助餉一百萬之信怒因復歸正上以嚴自明為鑾儀衛大堂馮甦為刑部侍郎自明子某方為甯羗道桂族滅其家九月九日王懷明與韓大任登高山之巔論天下大勢懷明曰如廣東相連福建平涼犄角漢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也今聞王輔臣倒戈恐後耿精忠尚之信相繼歸誠無廣東則湖南腹背受敵無平涼則漢中搖動四川坐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待斃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也會康親王遣員招撫明年大任遂入福建投誠十一月桂至衡州不多日而順承王遣羅羅將軍陸道清至道清曾率羅羅兵三千抹王輔臣不能前及輔臣降請于圖海曰陸道清家在雲南若留之則家口必遭屠戮海遂遣羅羅兵先歸而送道清于朝上詔道清不必薙髮賜金銀酒器命為雲貴總督遣歸見桂桂曰此欲借汝以搖動我衆耳乃留為侍衛碎金銀器皿仍給之時桂封疆日蹙軍聲不利所仗惟吳應麒固守岳州為湖南屏蔽而朝廷怒順承郡王拜朱方旦門下掣還京別命貝子章泰為大將軍攻岳州甚急岳州民謠曰吳應麒吳應麒殺了你獻康熙岳州故糧少轉輸不通為總兵杜輝福建人

善水戰造飛船六隻長十丈濶二十尺兩頭尖銳安柁中分三層上中兩層左右各安炮位三十六下層左右各置槳二十四其行甚駛 本朝水師圍守水道輝駕飛船兩面放炮衝出水圍到衡州裝糧復衝圍入如是者不一次舟師提督某患之乃以艨艟數十隻上排錢釘船外密布魚網飛船來即呈礙不能旋轉為我兵所破輝躍入水從湖底逃回岳州應麒麟而殺之其標下黃明遂投貝子營自此岳州糧絕矣桂雖懷不臣之志然未敢儼然自帝故四川巡撫羅森家巨富號羅百萬自四川破後閒住每慮王屏藩圖已乃上疏勸進桂意動及再疏請遂于戊午三月初三日僭偽號稱昭武元年以衡州府署為行宮衡州民謠曰橫也是二年豎也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二年以昭字橫豎皆兩也桂自僭位後形容憔悴八月十八日遂死胡國柱等以棉裹尸潛載至常德殮之方獻廷解職送殯雲南衡州軍民七日後方知桂死郭壯圖擁其孫世璠襲偽位于雲南上桂偽號太祖高皇帝吳應熊孝恭皇帝以明年己未稱洪化元年遷貴州以貴陽府貢院為行在自桂歿後各路不守吳應騏棄岳州胡國柱夏國相吳國貴棄衡州馬寶王緒棄長沙俱會于常德世璠召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王緒等十六人旋貴州侍衛以郭昌為刑部尚書來度為貴州巡撫國貴奔武岡州 大兵遂進常德抵辰州國貴在武岡日登山巔望我兵為冷炮所中而死福建康親王命王懷明赴陝西將軍圖海軍前海奏荐懷明往四川招撫王屏

藩屏藩不受解懷明于貴州陸廣門安插庚申屏藩兵潰身
死 大兵直搗成都世璠懼遣馬寶守遵義胡國柱渡瀘州
初傳宏烈自湖南逃至京 上大悅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
巡撫令從廣東攻廣西是秋為廣西偽肇慶王馬承蔭所獲
解送貴州郭壯圖以土官滿朝龍反時歸雲南朝事俱夏國
相掌理荐宏烈有王佐才給飯送衣帽偽授刑部尚書後世
璠歸雲南慮宏烈在貴陽為變殺之傳言宏烈罵賊不屈而
死者為也推背圖云有一人兮身帶弓翻來覆去鬧轟轟打
名破壞偽言宏烈投字偽周子內有本朝反覆無常三句言宏烈懷
明與故貴撫曹申吉等謀反正潛遣人間道通將軍圖海踰
月胡國柱陷敘州獲四川提督將軍王之鼎僂之檢篋中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塘報載圖海密摺內稱奉差副使道王懷明聯絡曹申吉潘
超先來度郭昌等為內應國柱奏世璠立誅申吉等惟懷明
以間走苗狎得免吳應騏自長沙常德辰州節節退奔至沅
州營楚王宮殿不就又奔鎮遠招其子龍威將軍世琮全走
我兵日徧夏國相大懼九月託言大婚挾世璠退保雲南百
官星散次日苗兵大掠城市一空應騏自貴州一路招得逃
兵駐交州欲行篡弒郭壯圖傳偽詔縊殺之初應騏來朝世
璠留款內庭應騏大罵方獻廷首禍欲悔無及國相等皆大
慟惟世璠無詞其君臣間情事可見矣十月大將軍貝子章
泰綏遠將軍川湖總督蔡毓榮征南將軍穆占貴州巡撫楊
雍建籌餉侍郎佛倫金銘等恢復貴州王懷明至毓榮等委

署督理糧驛道運饑至盤江河一帶訪知甘文焜朱國治莫
洛傅宏烈王之鼎李胡拜佟大年七人首級攜藏貴州黑龍
廟遂奉 詔給還各家歸瘞是冬章泰蔡毓榮穆占等進兵
雲南辛酉將軍賴塔從廣西至勇略將軍趙良棟從四川西
僻路至三面會攻甚急十月二十八日城中食盡世璠冕旒
南面服毒而死時年十六世璠貌美麗性穎慧讀書過目成
誦能懸筆作書及死尸棄城旁狗過不敢近郭壯圖俯伏世
璠前死方英立侍側死方獻廷并二子某某皆翰林全剛于
長沙一子某出家南京花山名天鳳能詩桂妻張氏前死陳
沉及偽后郭氏俱自縊一云陳沉不食死章泰入城安撫官民雲南
底定胡國柱在迤西與王緒帶兵萬餘從四川西路而來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雲南二百里聞世璠死謂緒曰吾為國壻自無活理若貪生
旦夕而死于他人之手非丈夫也乃積薪與緒痛飲命左右
燔薪躍入火中而死緒亦自盡藩下家口數十萬俱解歸旂
馬寶在遵義謂周卜世曰我以一旅頓鎮遠則汝輩安得長
驅至此特以天命已去雖竊踞一方亦復何益故不為耳未
幾歸尋甸省家口為我兵所獲與夏國相等解京凌遲死初
郭壯圖駐營城西 大兵不得前趙良棟謂城外有兵則樵
採路通城何由破乃直前搗其營壯圖退兵入城我兵遂築
長圍困之章泰喜而讌良棟曰王大欺我與哈占一耳
而彼用照會我用令諭章泰曰蔡毓榮亦提督也而用令諭
良棟曰奈何以毓榮例我毓榮兵怯懦與吳兵相持累年非

我從四川來則雲南豈能得哉章泰怒奏奪其雲貴總督授
毓榮良棟前與王進寶全破四川而進寶功加十七等良棟
僅功加十一等良棟心不平與進寶幾至攻殺上頗聞其
事召良棟赴京面盾行至長沙其標兵環集不散徧之反聲
震林谷良棟曰天不可違吳三桂背逆之報其明鑒也衆猶
固請會三司官入見因諭衆暫退明日奉凌遲方獻廷父子
之旨衆遂散去良棟至道署謂趙肅文曰拒衆則殺身徇
衆則負國我以不剛不柔而解散部衆于此頗有定見定
力吳國貴女美姿態號八面觀音毓榮得而嬖之全時有偽
尚書劉忻如妾號四面觀音俘入內廷上問如汝貌者有
幾對曰臣妾何足言有八面觀音者真國色也毓榮聞之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安時已懷妊二月遂縊殺之未幾毓榮徵為倉場尚書以罪
廢
孫轉菴曰方獻廷曾言夏國相吳應麒不可用亦有知人之
明然不能使三桂保其末路豈非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乎四川李長祥徽州謝四新遠見卓識不污偽命真可云明
哲保身者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